



儿子下了车,手拿考试用的文具,头也不回地往大门口走去。我连忙停稳车,小跑几步追上去,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,小声对他说:“冷静,加油!”

陪考

□周稀银

高考如期将至,尽管每年都换考生和家长,却依然与每个家庭紧密关联。家有考生,看似风平浪静,实则暗流汹涌。

那年,我陪考。一早,爱人将早就备好的粽子、糕等做熟了让儿子吃。可儿子一脸厌烦,不吃也就罢了,还嘟囔着:“我就是不想‘高中’……”这下惹火了我爱人,她把筷子一摔:“你不吃拉倒,哪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?”其实儿子一向乖巧,很少顶撞他妈妈,偏偏在这个关节眼上发毛,连好脾气的我都被惊到了。

但我很快意识到,还有一个多小时孩子就要答卷了,此时全家岂能“天下大乱”?我立即从中调和,让爱人避开儿子,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我也明白,为儿高考,连日来爱人夜夜失眠,压抑的情绪之火,稍有火点就可能被点着。

前一天儿子执意要自己骑电动车去考场,被我和爱人好说歹说才勉强同意由爸妈接送。有了早上的不快,我自然加倍小心翼翼地带着儿子去考场。一路上,儿子一言不发,我几次话到嘴边,却又咽了回去。我明白,此时多话,会让他分散精力,甚至加剧紧张,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默默地送他到考场门口,然后目送他进入考场。

儿子下了车,手拿考试用的文具,头也不回地往大门口走去。我连忙停稳车,小跑几步追上去,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,小声对他说:“冷静,加油!”

我和众多家长一样,并未急于返回。直到考场铃声响过了半个多小时,我才往回赶。而此时,还有许多家长或在骄阳下,或在树荫处,看似风轻云淡地聊天守候,实则没几个真正的那么淡定。

连续两天半,只有一次是爱人执意要送,其余都由我负责接送儿子。儿子照样是一路默不作声,他和我在考场门口也只是说过两次话,一次说:“你不要来得太早接我。”一次问:“今天中午吃什么?”也只有最后一场考试出来,儿子朝我笑笑,并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拍:“终于结束了,结束了!”我当然明白儿子这几天的压力之大,而他或许也会理解父母的压力同有千钧。

考试后的一段时光,也是考生们最惬意、最放松的时段,以致别的孩子都查到分数了,儿子还在外面和同学玩。爱人催促他早点回来查分数,他还说:“不忙不忙。”

儿子最终考了一个他自己还算满意的分。令他和我们想不到的是,他选修科目化学和物理居然都考的“A”,也为他日后争取到了6分的加分。回想儿子每场考试出来的那个默不作声,现在才更加理解那是与我们父母同的一种“烤”啊。

车轮碾过柏油路的沙沙声,在寂静的街道上被无限放大,我手心沁出的汗洇湿了方向盘套,后视镜里,自己的眉头始终拧成个结。

车载“高考生”

□春红

又是一年高考季,大街小巷悄然泛起红色涟漪。身着旗袍的女子们裙摆轻扬,T恤上“金榜题名”的烫金字在阳光下流转,连快递小哥的头盔都系着红绸带。我想躲进空调房翻旧书,手机却在此时震动——老友阿亚发来十多条语音,最后甚至连了视频,举着志愿队的红马甲冲镜头晃:“就差你这员大将!”我攥着遥控器的手立刻套上防晒衣。

记得初次加入送考志愿队,已是五年前的事。那夜月光像碎银般洒进窗台,我却怎么也睡不着,数羊数到三百只时,猛地坐起来检查手机——三个闹钟依次打开,分别设在五点、五点和五点半。捷达车钥匙被我摩挲得发烫,借着路灯将车身擦得能映出人影,连后视镜都用麂皮布反复擦拭。要接送的两个孩子就住在隔壁单元,男孩父母离异后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我参加了七八次他们的家长会,可想到车上载的是“高考生”,握着方向盘的手就不自觉地发紧。

次日凌晨四点半,城市还浸在墨色里,我提前半小时发动车子。两个孩子倒是比我沉稳得多,扎马尾的姑娘吃着小笼包,校服袖口沾着早餐店的油渍;男孩倚在车窗边,捧着《诗经》轻声诵读。车轮碾过柏油路的沙沙声,在寂静的街道上被无限放大,我手心沁出的汗洇湿了方向盘套,后视镜里,自己的眉头始终拧成个结。

校门口早已化作色彩斑斓的海洋。穿旗袍的母亲们站成整齐的队列,衣摆上的金线牡丹在风中摇曳;西装革履的父亲们抱着向日葵,花盆一律朝着校门方向。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们聚在树荫下,嘴里喃喃念着“保佑,保佑孩子顺利”。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欢呼声,原来有人拍到了“车队”——十几辆贴着“爱心送考”标识的车辆,双闪连成流动的星河。

这热闹场景,忽地勾起我尘封的记忆。三十年前参加高考,家住乡下的我犯了难。考点离家二十里地,家里唯一的出行工具是辆自行车。父亲向来清高,却在考前一周提着两瓶二锅头,叩响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叔家的门。表叔家在考点隔壁小区,他们连夜腾出自家书房,还把哭闹的小孙子送去外婆家。那几日,整栋楼仿佛被按下静音键。

如今的高考,早已超越了考试本身,演变成全民参与的盛典。工地的塔吊停止转动,广场舞的音响变成了无声模式,连外卖骑手都放慢了车速。考点外,商家支起遮阳棚,免费发放印有“逢考必过”的矿泉水;交警笔直地站在烈日下,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道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如同点点星光,汇聚成照亮考生前路的银河。

上午考试结束的铃声划破长空,学生们如潮水般涌出校门。有人低头盯着鞋尖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;有人笑着扑进家长怀里……我接上那两个孩子,高个子男孩忽然指着仪表盘:“阿姨,早上指针都在抖呢!”女孩跟着捂嘴笑,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们年轻的脸庞上,驱散了最后一丝紧张。

午后再送考时,校门口的气氛明显松弛下来。家长们或坐在折叠椅上打盹,或凑在一起分享育儿经,蝉鸣声裹着茉莉香,将时间拉得悠长。望着孩子们蹦跳着走进考场的背影,我忽然明白:高考不仅是独木桥,更是千万双手托起的桥梁。

暮色渐浓时,阿亚的电话又追了过来。我摇下车窗,晚风裹挟着晚霞涌进来,远处的霓虹灯次第亮起,像缀满星辰的河。“明天几点集合?”我对着话筒笑,后视镜里,自己的眉眼舒展成温柔的弧线。



乘风破浪岸上见

□何少球

六月的序幕已经开启,又是一年高考季。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,是儿子接近高考的日子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年,却似昨日般历历在目。也只有亲身经历,方知双轨奔赴,共赴梦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“静待花开暗香来,乘风破浪岸上见。”还记得那时候,我书桌上的台灯总与儿子房间的那盏遥遥相望。两张重叠的倒计时日历中,一张写着“距高考还有6天”,另一张标记着“距考研不足7个月”,像并行的列车,载着我们驶向不同且未知的远方。

儿子的书桌上堆满了“高考模拟卷”,各色批注的痕迹像蜿蜒的溪流。他总爱在深夜揉着眼睛推开我的房门,手里攥着数学错题本,看一眼正在背诵《外国教育史》的我。“晚安,妈妈。”“晚安,小伙子。”那一刻,台灯的光晕里浮动着墨香,也浮动着拼搏的影子。

我决定考研,起初是想给孩子创设一个氛围,如今却是十分感谢当初的自己。在完成单位报表的间隙,在通勤地铁的等候,在清晨五点的厨房里,我总是捧着教育类书籍,见缝插针地背诵着知识点。儿子看着我,也会加入我的行列,拿起英语单词,一边等着早餐,一边抓紧记忆。这样的画面,自从我决定考研的那一刻,总是出现在家里。有时候我做的模拟卷不理想,儿子还会默默递给我一颗水果糖,像小时候我哄他那般。

那天和同事王姐闲聊,她欣慰地说起女儿考上研究生的事。更令我惊叹的是,她们竟成了同一所大学的校友。“我们家的书架上,两套不同颜色的录取通知书并排躺着,像一对孪生姐妹,简直是太幸福了。”王姐抚摸着手机里的照片,“备考时,我们常互相抽查知识点,她考英语,我背政治,倒也不觉得日子难熬。”

上次看见《人民日报》上有句话:最好的感情是相互成就。我将它理解为——最好的亲子关系,也是相互成就:一段好的亲子关系,应该伴随着理解和包容。应该让双方在共同努力下,绽放光芒,相得益彰。

出成绩那天,是我查的:“小伙子,你上岸了!”儿子的高考成绩比预估高了二十分。而查询我的考研成绩时,他竟然也早早地守候在电脑边,欣喜又调皮地告诉我:“‘小姐姐’,你也上岸了!”他还特意选择周末赶回家,为我庆祝。我们以茶代酒,在丈夫的“满汉全席”下,致敬那个拼搏的自己。外面阴雨绵绵,室内却氤氲着幸福和温暖。

人生的赛道,并不一定是父母的无微不至、孩子们的挑灯夜读,也可能是两代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并肩奔跑。没有焦虑,没有孤独,有的是相互勉励,相互理解。那些挑灯夜战的疲惫,那些濒临崩溃的瞬间,都在收获的那一刻化作璀璨的星河。

“以少年意气,赴山海之约,且看天地浩大,未来皆可期待。”只要心中有梦,脚下有路,无论何时启程,无论选择哪一条路,都将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。

